



一声狂笑

半个盛唐

李白传

随园散人 著

他在人间流浪
带着微薄的行李
和丰盛的自己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一声狂笑
——
半个盛唐

随园散人 著
李白传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声狂笑, 半个盛唐: 李白传 / 随园散人著.
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94-2221-7

I. ①一… II. ①随… III. ①李白 (701-762)

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9329 号

- 书 名** 一声狂笑, 半个盛唐: 李白传
作 者 随园散人
选题策划 鲤伴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魏 佳
责任监制 刘 巍
封面设计 北京弘果文化传媒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32开
字 数 124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,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978-7-5594-2221-7
定 价 42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满江红

独自凭栏，古今事，晴空月照。金樽里，浮生如梦，去来飘渺。古剑难平阡陌恨，大鹏易至蓬莱岛。须尽欢，醉意满湖山，轻归棹。

踏清秋，行人少；悲白发，敬亭老。又兴酣，沧海纵横吟啸。揽月但嫌知己远，举杯谢却君王召。酒中仙，风雨任飘摇，仰天笑。

——随园散人

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

——余光中

序言：

独来天地，独往江湖

岁月，是一场静默的狂欢。

生命如尘，在飞扬或落定中，等待被认领。

遥远的旅程中，我们亦认领岁月，潮起和潮落，花谢与花开。

岁月漫长无际，于青史却不过是寥寥几册，细想无非是浮沉起落。

再华美的物事，过去了便只剩一袭尘埃。衣带生风的魏晋，诗酒翩然的唐宋，都去得太远，望过去可见无数或悲或喜的身影，临流把酒，对月赋诗，然后蓦然转身，将背影留给后来的人们。于是，关于他们，我们看到的便只有故事。

这样的故事里，不能没有李白的名字。

诗意流淌，剑气纵横，是他。

傲岸不羁，放浪形骸，是他。

他在酒杯里，看摇摇晃晃的红尘；或者，他在酒杯外，看寻寻觅觅的众生。他所在的地方，叫盛唐。风花雪月，聚散离合，都在诗酒中疏疏落落。湖山日月，市井天涯，有了平仄，有了韵脚，便有了说不尽的兴味。

灯火下的大唐，是太平盛世模样。

风情与风姿，风流与风骨，尽在其中。

那里，有杜甫与王维，有王昌龄与孟浩然。还有许多纵逸的人们，以诗之名，构筑了一个时代的大气和潇洒。在这样的时代气韵里，李白过着自己的人生，快意却也萧瑟。

所有的狂欢里都有落寞，所有的沉醉里都有清醒。

看上去，他醉意翩跹，说浮生若梦。其实，那只是他在诗里的模样。诗酒之外，他必须面对真实的人生。蔓草荒烟，山重水复，几乎未曾远离。他是天才的诗人，亦是任侠的剑客，可以把酒揽月，可以纵横四方，但是红尘于他，终究是一棹天涯。

他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他说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
但他也说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

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。他是这般狂放，但仔细看去，这样的狂放里，分明有郁郁不得志的悲伤。华年盛世，湮没了他所有的雄心壮志。于是，所有的不羁放纵，都带着几分长歌当哭的味道。

当盛唐的华章被踩碎，他只得在夹缝中流离。最后，在流浪中寂寞收场。诗意再满，性情再傲，也敌不过现实。写尽风华，却写不出一段完满人生。

人生这场戏，我们到底只是戏中人。起承转合，我们都无法亲手书写。华丽与缠绵，只是戏里情节。戏外的人生，是落幕后的歌尽灯残。

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那是李白的身影。

他始终是流浪的。西风古道，瘦马天涯。

幸好，月光常在，酒杯常在。杯酒慰风尘，很无奈。

独来天地，独往江湖。这便是人生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：蜀中修业 /1

- 1/ 梦回大唐
- 7/ 诗仙零落人间
- 11/ 少年不识愁滋味
- 16/ 作赋凌相如
- 21/ 丈夫未可轻年少
- 26/ 书剑许明时

第二卷：仗剑远游 /32

- 32/ 辞亲远游
- 37/ 人在江南
- 42/ 古道有风，岁月无岸
- 48/ 眼前有景道不得
- 53/ 初至长安
- 58/ 寂寞终南山

第三卷：红尘辗转 /64

- 64/ 行路难，归去来
- 70/ 人生如逆旅
- 76/ 桃花岩闲居

- 81/ 失意襄阳城
86/ 萍踪无定
91/ 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

第四卷：翰林待诏 /98

- 98/ 竹溪六逸
103/ 长啸万里清风来
109/ 我辈岂是蓬蒿人
114/ 翰林待诏
119/ 天子呼来不上船
124/ 长安月冷

五卷：诗酒天涯 /130

- 130/ 赐金放还
135/ 长风破浪会有时
140/ 飞蓬各自远
146/ 长安不见使人愁
151/ 达不足贵，穷不足悲

156/ 南风吹归心

第六卷：乱世漂泊 /162

162/ 幽州之行

167/ 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

173/ 遥传一掬泪

178/ 独啸长风还

183/ 乱世奔亡

188/ 此去钓东海

第七卷：何处归程 /194

194/ 为君谈笑静胡沙

200/ 身陷囹圄

205/ 卧病宿松山

210/ 流放夜郎

216/ 为君槌碎黄鹤楼

222/ 此去无声

第一卷：蜀中修业

每个人，都是这人间的行客。
匆匆地走着，将人生踩成陈迹，或悲或喜。
红尘的所有风景，都只是刹那瞥见。
然后，蓦然转身，从此不见。

梦回大唐

时光寂静，红尘婆娑。
所有的过客，或许都是归人。
就像，所有的尘埃终将落定无声。

这世界，若说苍白，便是日光下的喧嚷不休；若说绚烂，便是行路上的芳菲无尽。世间从不缺风景，缺的是看风景的人。芳草斜阳，古道烟雨，并未疏远任何人。是人们，于忙碌挣扎之间，忘了山水，少了清味。

海德格尔说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

大概是这样，在世间兜兜转转，然后悄然离开，便自有了几分诗意。而真实的情况是，走在光阴之上，人们往往习惯于寻找厚重，几乎遗忘

和舍却了轻描淡写的美好。诗意并非只有风花雪月，还有围炉煮酒，还有野渡舟横。

其实，在这个喧闹得几近狰狞的年代，诗仍是存在的。只不过，在大多数人追逐宝马香车、华屋美服的时候，诗人们只得躲在角落里，借着月光默然落笔。他们和他们笔下的文字，极少因其清雅写意而被推崇。至于箪食瓢饮陋巷，更是被人们嗤之以鼻。可以说，诗意缺失，无论对于哪个时代，都是悲哀。

为了打捞诗意，为了遇见那个叫李白的诗人，我们必须去到那个遥远的地方。一千多年前的大唐，于岁月长河，是流光溢彩的刹那；于我们，是念念不忘的小楼烟雨。无疑，那是个诗意纵横的年代，有着最唯美的情怀和韵味。从小桥流水到大漠孤烟，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，从孤舟蓑笠到细雨斜风，都美得让人窒息。

所有的浅吟低唱，将那段时光勾勒得如诗如画。

许多名字，许多诗行，许多画面，组成了一场从未醒转的梦。

梦里，扁舟渡沧海；梦外，冷月照长安。

即使是经历沧桑变幻、世事浮沉，那些诗意也从未黯淡。所以，千余年后，我们还能循着那远古的诗句，走向田园和大漠、湖畔和山间，在悠然的景致里，触摸生命原本应有的清淡意味。

人间萧瑟，岁月凌乱。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于风起之时，披着月光回到梦里的远方，独上兰舟，过山过水，看看风流缱绻、诗酒流连。

大唐的天空下，诗沉睡在诗上，风流延绵在风流上，寂寞重叠在寂寞上。还有刀剑与战马、雁声与笛声，都层层叠叠，跌宕在如梦的时光里，从未远去。多情与无情，相聚与别离，美丽与哀愁，都安然无恙。

那个清晨，宣武门一片刀光剑影，浓雾被切得粉碎，散落满地归入尘土。有些生命永远地沉默，有些生命万古地风光。千百年后，依稀可见诗行的缝隙里偶尔渗出的血迹。那日的太阳照常升起，诗也就从生命陨落的地方重新长出来，再没有凋谢。

蓦然间，看到那威仪的女子坐在龙椅上，听众生山呼万岁。她是莫名而强大的存在，让众生迷惘，也让时空迷惘。可她终究远去了，只有诗，只有那些轻如风淡如月的句子，仍旧被人们时常想起。

开元盛世倒影在华清池的温泉里，那里有美人如玉，有剑气如虹，有巫山云雨。沉香亭北的栏杆上，爱情在春风里无限旖旎。诗人对月独酌，岁月在酒杯里寥落。翰林院岁月，他心中的悲伤少有人知。渔阳鼙鼓惊破了霓裳羽衣舞，君王与美人仍在梦里梦外说着长相厮守。那时候，人间凌乱，诗意也有几分凌乱。不管怎样，尘埃里的生命早已沉默，华清池的温泉早已冰冷。

江水依旧东去，繁华渐渐凋零。只有诗，只有那些清雅的情怀，仍旧清晰地点缀在那宽阔的帷幕上。静夜山空，悠闲的人看桂花飘落；重阳佳节，好饮的人把酒话桑麻。吟风赏月的寒士，谁能为他们建起广厦千万间；春江花月夜，谁在捣衣砧上拂去恋人的笑脸；秋风四起的时候，谁又在浣花笺上写着思念！

十年的扬州梦，二十四桥的明月，都在诗行里摇荡。

当薄幸之名已成为绝唱，扬州的夜晚，仍旧灯火辉煌。

辽东小妇的羌笛，锦瑟上的年华，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，都还沉睡在月光之下。有人醉卧沙场外，有人狂歌五柳前，浔阳江畔的船上，琵琶弹得江水呜咽。泪湿青衫的江州司马，大概也曾把情衷交给月亮。

江雨霏霏的季节，无情的台城柳依旧掩映着旧时的十里堤岸。最后

的岁月里，剑气四起，如最初的岁月。冲天的香阵，满城的黄金甲，那时的秋天马蹄声狂乱。

然后，长安的月亮，终于被西风吹冷。

可是，诗仍旧睡在诗上，风流仍旧延绵在风流上。

寂寞与浊酒同在，忧伤与浮云同在。

他就在那里，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他是李白，身处开元盛世。甚至可以说，公元八世纪，因为被他的诗照耀而风华无限。他的快意愁苦，他的恩怨情仇，厚重或清浅，都因诗而被人们百读不厌。

他是诗人，但人们更愿意称他为诗仙。

他是为诗而生的。有了诗，纵然寥落，天地间总有寄身之所。

余光中说，“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”这便是李白。三分豪情，七分醉意，绝世的风流潇洒。

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，大概没有哪个文人所受关注与喜爱能与李白相比。喜欢他，不仅因为他奇绝无双的诗才，以及对于理想的矢志不移，还因为他崇尚人格自由平等的傲岸，这是即使在帝王面前也丝毫不打折扣的傲骨，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快意不羁。

落拓豪迈的性情，大气磅礴的诗篇，纵横四方的快味，傲世权贵的清高，组成了李白独特的人生。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但其实，他的人生基本是在失意中度过的。但这并不影响他举酒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这是属于盛唐的气质，雍容中有傲岸，醉意中有从容。可以说，李白的魅力，即是盛唐的魅力。

李白的诗才，历代文人多有赞誉。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的诗：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，读之则神驰八极，测之则心怀四溟，磊磊落落，

真非世间语者”。宋代曾巩说：“子之文章，杰力人上。地辟天开，云蒸雨降。播产万物，玮丽瑰奇。大巧自然，人力和施？又如长河，浩浩奔放。万里一泻，末势尤壮。大骋阙辞，至于如此。意气飘然，发扬俦伟。”清代的诗论家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》里说：“七言绝句，以语近情遥、含吐不露为贵，只眼前景，口头语，而有弦外音，使人神远，太白有焉。”

唐文宗时，“李白歌诗”、“裴旻剑舞”、“张旭草书”并称为“唐代三绝”。因其诗才少有人与之媲美，文学史如此说：在中国诗歌史上，李白有不可替代的不朽地位。

诗歌之外，李白的词和散文也颇有质地，《古文观止》中有他的两篇散文；《白香词谱》录入其词二首。当然，他不仅文采盖世，还精通剑术和音律，书法亦是笔酣墨饱，雄健洒脱。

于他，天地辽阔，处处皆有快意。

他有颗纵逸之心，盛得下世间万种风情。

不仅在中国，在西方他已是备受尊崇。在历代诗人里，李白的诗歌被西方翻译得最多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定的世界文化名人中，中国的诗人就有屈原和李白，还有一颗小行星以李白的名字命名。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诗人庞德，出版了中国古诗的英语译本，题名为《中国》，收集并翻译了十七首诗，大部分是李白的作品。比如《长干行》在美国家喻户晓。马勒的著名音乐作品《大地之歌》中采用了七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，其中三首是李白的作品，这在西洋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必须承认，李白虽是个天才的文人，能够以诗人的身份昂首走入皇宫，受到皇帝的盛情款待，但他终究只是个诗人，而非政治家，尽管他始终怀有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的远大志向。

真正的文人，可以揽月乘风，可以纵横今古，但是政治的舞台上，

少有适合他们的角色。政治不是风花雪月，不是寥寥几笔的写意画，而是生死相抗。那里，多的是权谋伎俩，少的是月白风清。以李白不羁的性情，纵然涉身其中，怕也是难以走远。事实上，几百年后同样才情无双的苏轼，在周旋于政治时，多次败落，几乎丧命。

李白，经历过盛唐的太平盛世，也饱受过安史之乱战争苦痛，他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仕途经历构成了他人生中的两个冷热极端，命运总是让他在成功与失败间游走。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，如杜甫所写，他的人生是落寞的。只不过，即使是风雨如晦，他仍是那个豪情满怀、快意从容的李白。

他的潇洒飘逸，他的卓尔不群，从未被遗忘。

那样的风流与风骨，世间再无人能学得来。

岁月无声，遗落的不仅是诗，还有情怀。

梦回大唐，看诗化的似水流年，也看诗化的悲欢惆怅。那里，寂寞的诗人在风里忧伤地长叹，悠悠天地间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那样的时光里，有人匹马天涯，怆然涕下；有人烟雨轻舟，快意湖山。所有的自在与寥落，所有的快意与无奈，都静静地安放在那里，与时光不离不弃。

这个喧嚣的年代里，诗情与诗心难以寻觅。倒是有人，用更加喧嚣的声音对酒当歌，在灯红酒绿的地方，回到千年以前。随着歌声，人们蓦然间想起，曾有一段时光，有花有月，有酒有诗，还有许多醉意朦胧的身影。那是一场叫做大唐的梦。

菊花古剑和酒，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。

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，开元盛世令人神往。

风，吹不散长恨；花，染不透乡愁；

雪，映不出山河；月，圆不了古梦……

诗仙零落人间

生命自有图案，我们只是临摹。

但世间的人们，都曾苦心经营，以使人生不至于落得苍白。

走了很远，回头才发现，岁月的埂上，我们日渐丰盈，却又日渐凋零。

所谓千秋万岁名，其实不过是一抹烟云。多年以后，纵然有人寻觅，也只能看到风尘深处那寥落的背影，覆了岁月的青苔，几分清冷，几分憔悴。

李白被人们奉为诗仙，因其诗才傲世，因其狂放飘逸。大千世界，山水云月，都曾在他笔下曼妙如歌。生于凡尘，却能以奇绝之才思飞天揽月，亦能以孤高之性情笑傲天下，于是人们都愿意相信，他是下凡的谪仙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人生是萧瑟的。庙堂之上，没有他提笔安天下的身影。浪迹浮萍，才是他的人生。

现在，关河日月、云水春秋，都已等在那里。

等着他到来，为之添上韵脚，吟出平仄。

这是八世纪之初。或许可以说，这是李唐王朝遗失的岁月。万里河山的顶峰，端坐着的并非李氏，而是那个叫武曌的女子。依旧是男尊女卑的社会，所有女性都在沉默度日，而她威严地坐在龙椅上，在洛阳城，在她的武周王朝。文武百官大概都曾无数次想起牝鸡司晨这个词，但在朝堂之上，他们不得不仰望着她，山呼万岁。

这不是历史的暗角。应该说，只是个插曲。

多年以后，翻开那段历史，人们已不再惊愕。

其实，山河岁月，没有人能做得了主。

在她俯视众生的时候，岁月只是淡淡摇头，笑而不语。

就政绩来说，武则天做得并不差。尽管为了巩固统治，先是将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，后来又启用酷吏，但她也曾发展科举，整顿吏治；也曾严惩贪吏，拔擢贤才，广开言路；也曾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。“政启开元，治宏贞观”，或许并非谬赞。

在武则天君临天下的第七年，造明堂，建天枢，中岳封禅，相继成功，志得意满，权力鼎盛，于是铸九鼎以显君威，置于通天宫。她亲自撰写了铭文《曳鼎歌》：

羲农首出，轩昊膺期。
唐虞继踵，汤禹乘时。
天下光宅，海内雍熙。
上玄降鉴，方建隆基。

以三皇五帝这些圣君自况，可见其气魄非凡。不过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却会时常读起多年前写的那首《如意娘》。那时候，她在感业寺，聊寄相思。曾经，她也是弱柳扶风的小女子。

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
不信比来常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

武则天长安元年（701），李白出生，字太白。

因其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二，所以常被朋友们称作李十二。